

赵克勤

古汉语词汇问题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词汇问题

赵克勤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论述了古汉语词汇的一些主要问题。吸取了汉唐文字训诂学家，特别是清代以来文字训诂学家之长，并指出了由于历史局限，过去文字训诂学家不足之处。引用例证丰富，对疑难词语作了简明注释。内容包括：单音词与复音词、同义词、词的古义与今义、词义的演变、通假字、古今字、训诂材料的运用七个方面。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大专院校学生和准备阅读古籍的干部、青年同志参考。

古汉语词汇问题

赵克勤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3.5印张 80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000册

统一书号7105·123 定价0.30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单音词与复音词	(5)
(一)单音词	(5)
(二)并列复音词	(9)
(三)主从复音词	(14)
(四)连绵字	(20)
二、同义词	(24)
(一)同义词的形成与变化	(24)
(二)同义词的运用	(29)
(三)同义词的辨析	(36)
三、词的古义与今义	(43)
四、词义的演变	(53)
(一)词义演变的原因	(53)
(二)词义演变的途径	(59)
(三)词义演变的一般情况	(64)
五、通假字	(73)
六、古今字	(84)

七、训诂材料的运用 (95)

(一)《说文》和古代的注疏 (95)

(二)古书的材料与词义的确定 (102)

(11) 一

(12) 同音字同音单

(13) 同音字 (一)

(14) 同音字 (二)

(15) 同音字 (三)

(16) 同音字 (四)

(17) 同音字

(18) 同音字 (一)

(19) 同音字 (二)

(20) 同音字 (三)

(21) 同音字 (四)

(22) 同音字 (五)

(23) 同音字 (六)

(24) 同音字 (七)

(25) 同音字 (八)

(26) 同音字 (九)

(27) 同音字 (十)

(28) 同音字 (十一)

(29) 同音字 (十二)

引 言

汉语的词汇，与语音、语法比较起来，可以说是最活跃的因素。从古至今，一直在发展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的音节方面，表现为单音词变复音词；二是词的意义方面，表现为词义的分化与繁衍。这两方面都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探索。

古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古今汉语词汇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这里，我们是探索古代汉语词汇的特殊性，而不是对古今词汇的共同规律作系统的论述，主要是把一些重要的、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提出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有时为了论述问题的方便，或者为了使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些，要把很多现象从纵的方面或横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以便求得正确结论。

在研究古汉语词汇时，必然要遇到“字”与“词”的关系问题。在古汉语中，除少数字如葡、萄、蟋、蟀、玻、璃、苜、蓿等不成词以外，一般说来，一个字也就是一个词。有的字如“参”，当“参与”或“弹劾”讲时是词，而在“参差”里则是字。一个字是词不是词要作具体分析。如“消”与“息”，在《周易·丰卦》“天地盈虚，与时消

息”和《庄子·秋水》“消息盈虚”（消，消失；息，增长；盈，充满；虚，空虚。）里分别是词，而在杜甫《哀江头》“去住彼此无消息”（消息，音讯）里则都是字。因为《周易》、《庄子》里的“消”与“息”分别表示“消失”、“增长”两个意义，而《哀江头》里“消息”则结合在一起表示“音讯”一个意义。另外，通常所说的虚字、连绵字，虽曰“字”，实际上也就是虚词、连绵词。因此，在讨论古汉语词汇问题时，不必太拘泥于“字”和“词”的区别和称谓。

还有一个语法、修辞与词汇的关系问题。古汉语中，有些语法现象、修辞手法与词汇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某些语法现象是经过词性的变化以后产生的，我们似乎也不能把它们排斥在词汇问题之外。《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生死”，指使死者复生。“肉骨”，指使白骨长肉。“肉”由名词变成了动词，包含有“使……长肉”的意思。从语法现象上说是“使动用法”，从词汇上说是“肉”的意义的的发展。《韩非子·五蠹》：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高”原是形容词，转成了动词，包含有“认为……高尚”的意思，语法上是一种“意动用法”，而从词汇方面来说，则有“推崇”的意思。

类似这类问题，说它们属于词汇范畴也未尝不可。至于修辞，虽为一种表现方法，但从实质上说也是词汇在运用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某些修辞手法如“比喻”，常常能引起词义的变化。例如“玉”本为“玉石”，后来用以比喻各种美

好、珍贵的事物。称尊贵者的身体为“玉体”，珍肴为“玉食”，美丽的容貌为“玉容”、“玉颜”等等。“玉”的词义，由于“比喻”而发展演变，具有“美好”、“珍贵”等意思。这说明“修辞”与词义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讨论词汇问题，也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语法问题和修辞问题。

我们讨论的是古代汉语词汇，所用的语言材料都是古代的。然而，“古代”包含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必须把问题放在历史发展中来讨论，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点。有些问题是以古代与现代（或近代）来划分的，如“古义”与“今义”。有些问题则是古代某一时期的特有现象，必须阐述清楚。如“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在先秦是通用的，秦以后为皇帝所专用。但大多数问题只能在时间上说个大概，还有不少是不好确定的。如果硬要一一加上时代标号，可能失之牵强。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宁可说得含混一点，而不愿凭主观臆测或某些不可靠的材料硬作武断的结论。

典型性和准确性是我们在论述问题时应特别注意的。举例务求典型，论证务求准确，也就是说，态度务求谨严，方法务求科学，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搞清楚。但词汇问题不是数学，对于某些问题的论述，不可能像数学“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机械。在研究词汇时，要防止绝对化，注意灵活性，要从主要的、本质的现象中得出结论，但也并不排斥偶然出现的个别例外情况，因为，这种个别例外情况并不

一、单音词与复音词

(一) 单 音 词

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复音词居于次要地位，绝大多数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古汉语单音词的特点。

古代汉语单音词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多义性。所谓多义性，就是一词多义。复音词虽然也有一词多义的现象，但其数量和所含义项却要少得多。例如“辞谢”、“推辞”、“辞别”这几个双音词，是不会引起什么歧义的。但是，在古汉语中，这几个意思却都用“辞”这一个单音词表示。《韩非子·五蠹》：“轻辞天子。”这是“辞谢”。《左传·僖公三十年》：“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这是“推辞”。《史记·项羽本纪》：“今者出，未辞也。”这是“辞别”。又如“兵”，在《左传·成公二年》“擐(huàn, 穿)甲执兵”里指“武器”，在《战国策·赵策四》“必以长安君为质(抵押品)，兵乃出”里指“军队”，在《左传·隐公四年》“夫兵，犹火也”里指“战争”。由此看来，单音词的含义较多，常常随文而异，只有分析在句中的作用

和地位，才能加以确定。这对初学者来说，无疑会感到一些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须在阅读古文时，细心地加以分析、比较，平时还要经常记忆、积累一些常用词。

必须划清一词多义与同音词之间的界限。一个词的几个意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尽管有的关系近一些，有的关系远一些。如果意义上毫无关系，就不能算一词多义，只能算共用一个字形的同音词。这类同音词大多是由“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产生的。例如“须”本义是“胡须”，秦汉古籍多作“须”，不作“鬚”。《说文》：“须，面毛也。”从字形上看，正像人的脸上长了胡须的样子。《周易·贲卦》：“贲其须”。（贲，音bì，饰。）《史记·高祖本纪》：“隆准（準）而龙颜，美须髯”。（隆准，高鼻子。）后来“等待”、“须要”的意思也借“须”表示。又如“豆”本义是盛食物的器皿。金文写作𣎵，像一个高脚的器皿里装了食物。《论语·颜渊》：“一箪食，一豆羹。”（箪，音dān，一种盛食物的圆形竹器。）正是这个意思。后来“豆子”的意思也借“豆”表示。当“胡须”讲的“须”和当“等待”、“须要”讲的“须”，当“食器”讲的“豆”与当“豆子”讲的“豆”，在意义上毫无关系，只能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同音词。

单音词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灵活性。单音词含义较多，所表示的每一个意义一般说来没有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特别是那些表示抽象概念的词更是如此。例如《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对于“偏”这个词，我们可以用“侧”、

“不正”来解释，所谓“侧”、“不正”，就是“偏于一侧”、“不公正”的意思。但这只能算笼统的解释，至于程度上的差别，单从“偏”是看不出来的。仅仅是偏向一方，可以说“偏”；不仅偏向，而且加以袒护，也可以说“偏”；更进一步说，对亲近者备加爱护和支持也可以说“偏”。可见“偏”的“偏于一侧”、“不公正”这个义项包含“偏向”、“偏袒”、“偏爱”这三个复音词的意思。又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法家严而少恩。”“严”有“认真”、“一丝不苟”等意思。如果是一般程度，就是“严肃”；严肃而达到厉害的程度，就是“严厉”；严肃而达到了残酷的程度，就是“严酷”。而这三层意思的差异，是无法从“严”上看出来的。这对初学者来说，就得深入领会其含义，并选择恰当的复音词翻译出来。例如“法家严而少恩”的“严”，应该译为“严肃”呢，还是应该译为“严厉”或“严酷”呢？这就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考察。法家“信赏必罚”，说明它的“严”不是一般的“严肃”；同时，在司马迁看来，“严”是其优点，“少恩”是其缺点，把“严”说成“严酷”，则带有谴责的意味，有失作者的本意。恐怕只有译为“严厉”较为合适。

有些单音词由于处在特殊的语言环境或者由于某种修辞上的需要，产生特殊含义，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厚将得众。”《左传·僖公三十年》：“邻之厚，君之薄也。”这两个“厚”都含有特殊意义，既不指东西的厚薄，又不指程度的深浅，而是指“土地扩大”。

《左传·僖公五年》：“官之奇以其族行。”“以”既不是“用”，也不是“拿”，而是“率领”的意思。《左传·成公三年》：“次及于事（按次序担任到军事职务）。”“事”并非一般意义，而是特指“军事”。我们对待这些特殊用法，就需要采取灵活的态度。不能拿这些词一般的、通常的意义来硬套，更不能随心所欲地瞎猜，而应该结合它们所在的具体语言环境加以分析，寻求合理的解释。

单音词的第三个特点是能产性。除了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单音词都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例如“兵”，就能构成“兵器”、“兵革”、“兵法”、“兵权”、“尖兵”、“徒兵”、“甲兵”等复音词。有时候，单音词的某个义项，就能构成一连串意义相同的复音词。例如“书”有很多义项，仅“书信”这个义项，就构成有“书信”、“书牋”、“书函”、“书简”、“书启”、“书札”、“书翰”等同义词。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演变和发展。

现代汉语的复音词大部分是由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发展来的。如果将古代汉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古代汉语中的很多单音词，在现代汉语里不再单独使用了，而是作为词素保留在复音词里。例如“逃亡”的“亡”，“朋友”的“朋”，“顾虑”的“虑”，“恐惧”的“恐”，“诽谤”的“谤”等，都是这种情况。了解这一点，对学习现代汉语词汇是大有好处的。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复音词，是由古代汉语流传下来的，现在常用的复音词，有些在《诗经》、《左传》、《论语》、

《国语》、《战国策》、《荀子》等先秦古籍中，就已经出现，秦汉以后出现的就更多了，例如：

1. 怠慢、灾祸、和睦、暴虐、亲戚、朋友、斟酌、负担、聪明、面目、正直、美丽、艰难、恐惧、休息、朝夕、往来、左右、出入、乾坤。
2. 先生、夫人、丈夫、将军、元帅、黄金、中国、使者、诸侯、匹夫、首级。
3. 逍遥、参差、辗转、犹豫、首鼠、缤纷、憔悴、匍匐、髣髴、踟蹰、丁丁、耿耿、洋洋、涟涟。

上面举的三组例子，代表古汉语复音词的三种类型。第一组是由同义词、近义词或反义词构成，两个词素是并列关系，叫作并列复音词。第二组也是由两个词素构成，两个词素之间有修饰、补充、动宾等各种关系，但都不是并列关系，可以说有主有从，叫作主从复音词。第三组虽也由两个字组成，但只是代表这个词的两个音节，两个音节是一个整体，表示一个单纯的意义，叫作单纯复音词，过去也叫作连绵字。由相同的字构成的叠音词，如上举“丁丁”、“涟涟”等，也具有连绵字的特点，也都是不可拆开分析的，因而把它们也归入这一类。

(二) 并列复音词

并列复音词，最初一般是两个单音词的临时组合，后来才逐渐形成复音词的。例如，“国”和“家”在古代是近义

词，“国”指诸侯统治的政治区域，“家”指卿大夫统治的政治区域。“国”“家”连用时，有时泛指“国”：《左传·僖公十三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有时也分指“国”和“家”：《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德，国家之基也。”（贰，有背离之心。）“国”指“晋国”，“家”指“范宣子之家”。又如“衣”和“裳”，“衣”指“上衣”，“裳”指“下裙”（古代男子也可以穿裙），《诗经·邶风·绿衣》：“绿衣黄裳。”“衣”“裳”连用时，有时指“衣服”：《诗经·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音fú yóu，一种昆虫。）前面用“衣裳”，后面用“衣服”，可见“衣裳”即是“衣服”。有时分指“衣”和“裳”：《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唐孔颖达解释说：“以裳为衣，今上者在下，是为颠倒也。”可见“颠倒衣裳”是指以“裳”为“衣”，以“衣”为“裳”，“衣”和“裳”仍然是各自原有的意义。

以同义词为词素构成的并列复音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表现在：这种复音词，有的每个词素仍然可以作为单音词使用，其含义与复音词一样。例如，《论语·先进》：“加之以师旅。”“师旅”指“军队”，是复音词。《尚书·大禹谟》：“班师振旅。”“师”和“旅”仍指“军队”，则是单独使用的。《左传·文公十八年》：“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冒，也是“贪”的意思。）“货贿”指“财物”。但“财物”的意思又可分别由“货”或“贿”来表

示：《孟子·梁惠王下》：“寡人好货。”《诗经·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封”和“疆”单独使用时都是“边疆”的意思：《左传·僖公三十年》：“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封郑，以郑国作为边疆。肆，指扩展。）《左传·桓公十七年》：“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有时“封”和“疆”合起来表示“边疆”：《左传·成公八年》：“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启，有开拓、扩大的意思。）以上情况说明：古代汉语由单音词构成复音词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双音词一出现，构成双音词的词素即单音词就不再自由运用，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单音词与双音词并存。

从单音词的临时组合到凝固成一个复音词，常会产生意义的变化。这是古代汉语词汇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例如：

春秋——原指“季节”。《诗经·鲁颂·閟宫》：“春秋匪解。”（解，音xiè，同懈，匪解，不懈怠。）《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凝固成复音词以后就变为泛指“时间”，进而指“年龄”。《汉书·苏武传》：“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亡，通无。）

社稷——社，本指土地神。稷，本指谷神。古人专为此二神立庙而祭祀之。《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又：“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牛羊豕各一。少牢，羊豕各一。）

这两句意思是说，天子祭社稷用牛羊豕三牲，诸侯祭社稷只用羊豕二牲。）都是分指“社”和“稷”。后来，由于“社”“稷”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因而“社稷”结合在一起，表示“国家”的意思。《论语·季氏》：“是社稷之臣也。”《礼记·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殇，音shāng，未成年而死叫殇。勿殇，不用儿童的丧礼，用成人的丧礼。）

寻常——原为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为“常”。《国语·周语下》：“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墨，五尺。）至于《韩非子·五蠹》“布帛寻常”则并非确指，而是泛指一般的长度，带有一点引申的味道。至于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并不指“长度”，而是“普通”、“平常”的意思了。

聪明——“聪”指听得清楚或听力好，“明”指看得清楚或视力好。《荀子·劝学》里的“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吕氏春秋·本生》里的“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正是这个意思。《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壹，专一。）《礼记·乐记》：“耳目聪明。”虽然连用，但仍须拆开来才讲得清楚。《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睿，音ruì，英明。）这里的“聪”不指“听力好”，“明”